

冒牌者

人生是一場球賽，竭盡所能擠進先發名單後，他只選擇當一個安分的打者。

在他那漫漫長路的棒球生涯中，最拿手的是一壘安打，適時的一擊成錦上添花，無人上壘時雪中送炭，總是巧妙地落在二游和外野之間的草皮，時間足夠他踩上一壘壘包，卻不值得為此搶進二壘。綜觀而言，他是一個好的球員，確實足夠優秀而得以踏上職業舞台，同時也了解自身能力有所極限，得以認清一棒成英雄不會是他的命運，球在這雙手上越不過外野的高牆，這是他。

犧牲十來餘年的時間，就坐在這以厚薄不一的木片組合而成的椅子上，在有限的生命裡，學無限的知識——猜測數字之間運算的各種可能、背誦上古世紀的誰，在壯烈犧牲後僅存的一灘鮮血，如何成為灌溉這片土地的養分。她成了一張薄而透光的白紙，把教科書裡的字都刻上，交卷後擦去，直到反覆書寫讓筆尖刺穿紙張，那艘在學海載浮載沉的船宣布靠岸。

終於在十幾年後，她甘願從被坐得滾燙的木椅上起身，卻發現雙腳無力，自己連行走的能力都失去，這是她。

起初是知識的浸潤讓她膨脹自我，信手拈來的考試答案賜她與眾不同，成就感和眾人的恭維就像毒藥，總是令人渴望更多。這時存糧仍夠，征服下座山頭簡直易如反掌，反正活在這個成績至上的教育體制，她樂於當一個既得利益者。

接著讀書成了生活重心。山路越發險峻，她就更加賣力，早晨時太陽化身鬧鐘，一上工就敲響床前的窗，傍晚她便化身保鏢，護送太陽返家後，獨自前往補習班加強，凌晨一點前得以入睡是她不敢奢望的夢，她不曉得一切的犧牲有沒有意義，可是她不敢想像不夠努力的自己。

後來高中的校門很窄，夠格進入的人寥寥無幾。然而邀請函仍被塞進門外信箱，她此等有幸能成為萬中選一，在她眼裡一切都是僥倖。

從此之後，她變本加厲，踏入校門目標只有圖書館，出了校門行程只有補習班。

三局上半，三出局，攻守交換。

他在守備方面表現可謂中規中矩，飛球落袋後的側身回傳是理所當然，必要時亦適時出演行雲流水的滑接，他是行走在粗麻繩上的特技員，雖不全然精采也不曾使人窒息，因此在觀眾看來已是無懈可擊，但他內心深處理解，事實並非如此。

她將自己的根埋在土壤裡，盤繞於那片陌生的土地，枝葉就此生枝、出芽，然後茁壯。她考上離家三個城市外的大學，還配不上全國首府的名號，但這樣的她讀著這樣的學校，恰如其分，足矣。

名字偶爾攀上系館外的佈告欄，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比賽得獎名單，些許熟悉卻不盡真實的感受，讓她想起過去那個做什麼事都如魚得水的年代，可更多的時候，她就和大部分人一樣，上課、翹課、考前挑燈夜戰，最後得到一個平均值左右的成績，學分安然入袋，等待下個學期到來。

這些隱形失誤成了他心中的坎，他懷疑自己只是一個尚未被揭發的冒牌貨。

觀眾賦予他的期望是光點，第一次遇見時是快樂的，像人類第一次遇見太陽時那樣捨不得閉眼，因為像他一個平凡的人，縮在被黑暗掩埋的角落，竟還有人能發掘他的好，感激都來不及。

後來那些光一點連著一點團結起來，身後的亮越刺眼，他就越害怕自己配不上那些期待，照射的熱能使他身體發燙，直射的那抹影子就落在腳尖前方，光變得耀眼的同時，前方黑影更加明確，他擺脫不了。

事實上，回傳至本壘的球總是要多一個彈跳才甘願進捕手手套，華麗的滑接該歸因於起動時方向的判斷錯誤，明眼人都看得出來，他的隊友卻從沒抱怨過這些，他們知曉，這已經是他所能給出的，最好的表現了。

在大學的這些年，她試過當一個上進的人，參與各類職涯講座、學習必備的程式語言技能，邁開大步的同時，連眼角餘光都不曾從身旁同儕移開，因為她害怕眨個眼就有人與她擦身，貿然停下腳步會有踉蹌的可能，她可不能讓任何人見證她的無能。

你只需和自己競爭，愛她的人們這樣安慰她。她耳聽著這些冠冕堂皇，眼卻直直看著考卷按成績高低分發、看系上排名高掛學院門口。

也曾聽過一些人說「讀書是快樂的」、「知識是自由的」，她倒背如流。

不敢說的是，她熱愛的自由，是閒暇之餘能以消遣填滿；她的快樂，是被窩的溫存不被打斷，這樣微小的幸福在世人眼裡就是沒有企圖心，他們熱愛站在微風徐徐的陰涼處，斥責她不夠賣力，而房裡成堆的書只引發嚴重過敏，知識只是聰明人的鬥爭工具，她鼻孔塞著衛生紙，她手上沒有武器。

轉眼九局下半，一分之差的落後，最後的反攻機會。

群起沸騰，觀眾的加油聲一波波襲來，每一雙眼中都滿載著一份期待。

隊友走下打擊區，一出局。

高遠飛球將跑者送上二壘，犧牲成立，兩出局。

同校的學長姊一個個走出校門，再也沒有回來過，學校的大門就成為她與真實世界之間的最後一道藩籬，眼看屬於她的已出現裂痕，崩塌只是早晚。

九局下半兩出局二壘有人

急切地望向教練，似乎無換代打的打算。

他鼓起勇氣走向打擊區，邁開大步的同時，黏膩的汗水順著眉尾滑落，灌溉在他緊握的球棒上，手上的重量隨腳步越發無法忽視。

這幾十公分的木頭棍，是今晚僅存的一絲希望，此時心中除了神別無其他，只希望那不曉得是否真實存在的靈體，保佑他成為今晚的英雄，希望擊球角度適當、力量穩定，將球送往視線盡頭的遠方高牆，每眨一次眼就更高的那座牆。

他最拿手的一壘安打無法逆轉當今局面，全壘打是贏得比賽的唯一解答。

她還沒做足準備，但時間不留情面。

為了這一刻，她試著將自己塑造成適合這個社會的樣貌，只求一個容身之地。

要學會與人相處，她就捏著發抖的手和隔壁同學交談；不能有稜有角，她轉身就將剛得來的自我意識抹掉。她脫去寬大舒適的連帽衣、丟棄愛不釋手的帆布鞋，罩上千篇一律的白襯衫、塞進不合腳的黑皮鞋。

準備啟程。

他睜大眼，看著球在進壘瞬間向左拐進好球帶，機會從指間的縫隙逃走。履歷石沉大海，她做了一個被遺忘在深淵的惡夢。

一好球。

在球急遽掉落的同時出手，勉強出棒只得來反方向界外。終於拿到入場券，但她連話都說不好。

指尖的顫抖像病毒蔓延至全身，她是被寄生的宿主。

兩好球。

球在膝下進壘，安穩落入手套。

球棒戛然而止，在空氣中勾勒出唐突而破碎的軌跡。

關於面試這件事，她越來越熟稔。

兩好一壞。

持續的嘗試只帶來無數的感謝信，她腦中卻沒有離開這個輪迴的方法，下一場面試就在轉角。

速度快得幾乎看不見，轉眼球又要落入好球帶，只能出棒碰成反方向界外，仍舊兩好一壞。

手上只有球棒和履歷表的兩人無縛雞之力，無力感從心底油然而生，他們僅有的信心像舊城外的磚瓦，隨著時間的逝去而一片片掉落，任何一個小崩塌都能將他們擊垮。

最後的機會，客隊投手選擇以直球對決，和上一球有著看似相仿的軌跡。

她依然踩著那雙不合腳的鞋，像過去一樣，以鞋跟與地板的碰撞劃破寂靜，接著帷幕緩緩升起。

受試者與公司在尚未建立僱傭關係前，應該要是一個平等的關係，面試只是雙方的橋梁，各取所需，但她卻始終將自己放在低位，渴望滿足對方提出的所有要求。這次她不想再當一個順從的人，只找足以匹配她能力的工作，做能力所及之事。

策略似乎見效了，和面試官相談甚歡，結束後不久就獲得了職位，一切塵埃落定，她不再想自己像冒牌貨的事。

被賦予的期待是沉重的，但也是有能量的，他以此作為燃料，推動手中的球棒，霎那間，球與球棒的相互碰撞發出巨大聲響，沉悶而穩重，往一二壘之中的間隙而去，速度之快得使壘手反應不及，跳得再高也攔不下執意要離開的球。形成安打，但只夠他踩上一壘壘包，象徵追平分的二壘跑者，因提前起跑得以抵達本壘。

鬆了一口氣，夾雜些不甘心，為球隊做出貢獻是他一直以來的堅持，至此已算是仁至義盡。

他誤認是眾人的崇拜讓他喘不過氣，但坐在看台上的觀眾，此時此刻正為他的表現大力喝采，沒有人責怪為何不一棒逆轉局勢，是他對自己的期望太過遠大，尚未了解就算失敗也不是因為罪有應得，而應歸咎於即使成功也只願相信運氣而非自己的那隻心魔。

牠就常駐在淺薄透明、脆弱的靈魂裡，純潔無害的模樣使人放下戒心，口中的細碎耳語有無限繁殖的能力，一疏忽，便成了病毒，深入皮膚表面、鼻腔、骨骼，甚至是神經中樞，思想染上了疫，從此之後不敢再相信自己夠格擁有。這無法信任自己的個性是雙面刃，使他鶴立雞群，也讓他走火入魔。

望向觀眾席上的每張臉，意外對上她熱淚盈眶的眼，他知道他的貢獻並非一無是處，努力的樣子還是有人看得見。終其一生都在追尋成功的終點，但球賽打完還會有下一場，球季結束還是會有下一季，若閉著眼往前跑，而不顧方向，那就算再怎麼全力以赴也是枉然。

他需要信任自己的意志能打敗心魔，肯定一路走來的旅途都有其意義，當相信自己擁有足夠的能力抵達終點時，才有機會看見終點。

放下冒牌者的身分，接受自己所擁有的成就都是應得，所認為的失敗只是過程。

球被擊出的瞬間，她反思這些日子的點滴，一直以來的慌亂不安似乎找到歸宿，打轉的淚水終於掙脫眼眶的束縛，在她淡藍色的衣服上染上靛色印記，一滴一滴聚集、一片片暈染開來，最後化成一座海洋，他們是自己的岸。